

21世纪
与女性文丛

女性

与社会权力 系统

欧阳洁 著



NÜ XING
YU
SHEHUIQUANLIXITONG

女性曾经有过一个崇高的“执政时代”，
女性是怎样被社会权力系统变成“边缘人”的？
今天的女性想要哪些权力？
本书对此有全新的解释

辽宁画报出版社

WOMAN
女性与21世纪丛书



Nüxing

yu

shehuiquanlixitong

女性与社会权力系统

李 然 / 策划 孙绍先 / 主编

欧阳洁 / 著

2000
—— 21世纪畅销书

辽宁画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女性与社会权力系统/欧阳洁编著. —沈阳:辽宁画报出版社,2000.1

(21世纪与女性文丛)

ISBN 7-80601-336-9

I. 女… II. 欧… III. ①妇女-社会地位-研究②妇女-社会关系-研究 IV. D44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11078 号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辽宁画报出版社出版发行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 110003)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字数:160 千字 印张:8½

印数:1—5 000 册

2000 年 2 月第 1 版

2000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将 军

责任校对:翟太松

封面设计:耿志远

版式设计:隆 平

定价:19.80 元

一月一本畅销书工作室 / 中国·沈阳

W

女性与21世纪丛书
WOMAN AND 21CENTURY

李 然 / 总策划 孙绍先 / 主编

WOMAN

woman and 2000 year



女性与21世纪丛书

女性与社会权力系统

女性与性权力

女性与文学艺术

女性与宗教信仰

女性与信息技术革命

女性与休闲文化

女性与法

女性与生态主义

女性与大众传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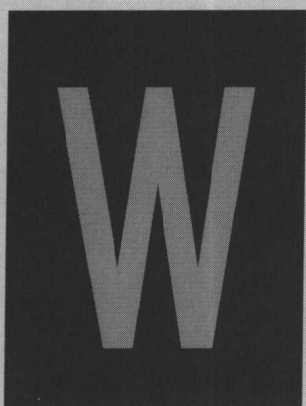
女性与跨文化交流

一月一本畅销书工作室
中国·沈阳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www.artongbook.com

W W W W W W W W



女性与21世纪丛书

女性与社会权力系统

女性与社会权力系统



欧阳洁著

辽宁画报出版社

引言

女性与社会权力系统的关系，在历史的时间窗里会看得很清楚。

在历史、现实、未来三大时间语境中，女性与社会权力系统会呈现边缘、接近、溶合三大态势。而这三大态势的出现，当然与社会权力系统自身的变化息息相关。

从历史宏观的角度看，女性有一个从中心远离社会权力系统，又从边缘重新接近社会权力系统的过程。

我们今天从古代继承演变而来的社会权力系统，具有明显的父权色彩。它在其诞生之初就以排斥女性为显著特征。

父权文化在颠覆了母系文化时代女性的优势地位后，就开始了用社会暴力手段将女性一步步逐出社会权力系统的过程。在父权文化走向其专制顶峰阶段的时候，女性的社会文化地位沦落到了最底层。从语言哲学

的角度说，此时的女性已经患了“失语症”，她们失去了在社会文化层面表达自己意志的权力；从社会权力关系的角度说，她们成了地地道道的从中心被抛出去的“边缘人”；从阶级冲突的角度说，她们是特殊的被压迫群体；从宗教的角度说，她们成了要惩罚与救赎的对象。此时的女性与社会权力系统最远。

主要是由男人策动的一系列资本主义民主革命，其嘈杂的“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等口号，惊醒了沉睡中的女性。她们开始仿效被压迫的男性，来试图发动一场赢得自身权力的革命。民主革命中的男性领导者，劝说她们加入其阵营，因为他们的敌人是共同的。在资本主义民主革命胜利后，这些女性发现她们并没有得到许诺应该得到的东西。她们发现自己仍然在社会权力系统之外。欧美的“女权运动”由是诞生。

是建立自己性别的权力系统，还是改造父权的权力系统？在诸如此类重大问题上，欧美的“女权运动”内部发生了严重分歧，这种分歧至今仍未消除。但是，女性对社会权力系统的认识水平无疑已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一个不能充分代表女性意愿的权力系统是一个有缺陷的系统，一个有缺陷的社会权力系统是不能担当引导人类迈向新世纪重任的。

中国妇女的参政过程，则比欧美女性要幸运一些。作为也是由边缘进入社会核心的工农革命，妇女受压迫问题始终得到了关注。革命胜利后，新中国迅速自上而下实现了男女在国家法律地位上的平等。在女性参政、就业、教育、保健等方面甚至走在了当时世界的前列。女性对社会权力系统的接近与改造，毕竟是历史的大趋势。

上 篇

隔
绝
权
力
系
统

第一章 被遗忘了的远古母系文化

父权文化的宣传机器极力要使女人相信，她们受歧视受支配的命运是恒古不变的“天意”。在他们书写的“历史”中，无论是最初的神，还是最古老的祖先，都是男性化的形象。这一印象后经父权化宗教的刻意处理而更加突出。

世界是男人或男性化的神创造的；

文字是男人创造的；

生产工具与工艺是男人发明的；

妇女和儿童是在男人保护下，才生存下来的；

事实果真如此吗？

19世纪新兴的人类学和考古学学科，向世人揭示了一个不为后人所知的“母系文化”时代。

母系文化的重新发现对传统的父权文化观念是一个沉重打击，现时的性别分裂状态失去了天经地义的基础。因为在母系文化时代，“妇女不仅居于自由的地位，而且居于受到高度尊敬的地位”。^①



母系文化的突出特征是远胜于男神的女神崇拜。

女娲，是中国的始祖母形象，她创造人的巨大功绩正是始祖母生育功能的神化形式。在远古艰难的生存条件下，繁衍种族成为氏族是否有活力的头等大事，因此，生殖崇拜成为母系文化的核心精神。正因为生殖在原始人心目中的崇高感，就使始祖母的形象扩张发展，成为具有各种特殊功能的女神。女娲不仅是人类生命的创造者，还是人类安宁的保护者：“往古之时，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载。火焰炎而不灭，水浩洋而不息；猛兽食颡民，鸷鸟攫老弱。于是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杀黑龙以济冀州，积芦以止淫水；苍天补，四极正，淫水涸，冀州平，狡虫死，颡民生。”这里的女娲形象，一点也没有父权文化中女性的纤弱与秀美，就是和父权文化中陪衬型的仙女比起来也有天壤之别（例如嫦娥）。在这里，女娲完全是一位大智大勇的救世主形象。

西王母，是又一位著名的女神形象，她同样没有父权文化嘉许的“女人味”。“西王母其状如人，豹尾虎齿而善啸，蓬发戴胜，是司天之厉及五残”，^②这是一位掌管瘟疫刑罚的怪神，一副原始司法者狰狞可怖的面孔。

羲和，古代神话中最初的太阳神，“羲和者，帝俊之妻，生十日”，^③则其为女性无疑。

不仅中国早期神话中，女神居于首要位置，在世界各民族早期神话传说中，也都有过女神的显赫时期。印度早期母神阿迪蒂是众神之母，生死全能之神。希腊三代神族均出于地母盖亚，两代天神——众神之父，都是她所生。

第三代天神——宙斯是她的孙子，最富于活力的奥林匹山亚神系的十二位主神，像阿波罗、雅典娜、阿芙洛狄蒂、波塞冬、赫拉等，不是她的孙辈就是曾孙辈后代。埃及的天神是位母神。日本的太阳神也是女神。这些显赫的女神与后来父权文化桎梏下的苍白软弱的女性形象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女神的尊贵，反映了当时女性的尊贵，女性尊贵的原因，主要在两方面。

一是原始氏族的群婚制与杂婚制，造成了后代“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特殊情况，进而在原始人的直觉思维中，排除了男性对人类生育繁衍的作用。现存的一些母系氏族部落认为，女性至一定年龄会自然怀孕，孩子的生命来自外界神秘的精灵或是祖先轮回的灵魂，与性行为无关。这使得原始氏族生死攸关的生育大事变得与男性脱节，男人成了繁衍生殖环节中的“多余人”。在中国和世界其他氏族的神话传说中，都有许多关于无夫生育或是处女生育的故事。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圣经旧约》中玛利亚处女生基督耶稣的故事。结果母系时期的生殖崇拜变成了单纯的母神崇拜。

原始氏族社会的生存环境十分严酷，猛兽、疾病、突变的气候、食物短缺，常常夺去人的生命，因此，人的平均寿命很低，原始墓葬中四十岁以上的成年个体十分罕见。可见推测，婴儿的死亡率也一定很高。这就迫使原始人类提高氏族的出生率，生殖崇拜成为当时人们的核心观念。这一点得到了考古文物的佐证。在旧石器中晚期和新



石器早期，世界各地发现出土了不少女性裸体雕像。从雕像出土时的放置处和雕刻手法来看，显然不是像后来那样出于欣赏女性裸体美的目的。这些始祖母雕像具有一些令人惊异的相似之处：夸大处理女性身体的生殖部位，乳房硕大、腹部隆起、臀部肥大，女性身体其他部分则处理得十分简单，面部器官模糊甚至全无，四肢一般也只有大概轮廓。在辽宁省凌源县、建平县交界处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中，出土了五千五百年前的泥塑女神头像，而这正是我国迄今发现的最早的神像。同期也出土了多件女性裸体像残件，除具备上述始祖母形象特征外，女像阴部还有三角形标记，可以说，这是一种确定无疑的生殖崇拜。

母系生殖崇拜导致当时婚姻中普遍的“从母居”或“从妻居”现象，就是“女娶男嫁”。男子像今天的女性一样，成了母系家庭中的外姓客居人，自然丧失了对家庭事务和子女监护的权利。

原始氏族观念中显然处处离不开神，他们把一切事物的运动变化，都视为是神灵干预的结果，因此，他们在有重大行动之前，都一定要听听神的意见。求神问卜，这是一项十分神圣的职责，而在各民族的宗教与巫术历史中，最早的职业、半职业神职人员几乎均为女性。中国古代的“巫”，就是女祭司，在古希腊、古埃及，女祭司，女萨满（原始宗教师），女巫师，都先于男性出现。

从另一方面来说，男女两性的初次社会分工，也使女性在经济活动中占有了稳定的地位。男子的渔猎活动受多种条件制约，收获十分不稳定，而女子的采集工作却有大大

体稳定的收获量。

然而，由女性发明的种植业出现，却首先在经济活动中打破了女性的支配地位。男人由猎手向农夫转移，最终导致了整个母系文化大厦的崩溃。

农牧业规模的扩大，生产工具的进步，使得果腹之外有剩余产品成为可能。作为生产的主人，男性必然要求对剩余产品的占有与支配权，并且希望把这种财产和支配权传给自己的后代。这是人类世系由母系向父系转变的主要驱动力。为了保障纯净的父系血统，保障财产与权力移交给自己真正后代，就必须对女性加以一系列限制，于是产生了对女性贞操观念的要求，以及使婚姻形式由“从妻居”变为“从夫居”。女性在经济活动中地位的沦落，导致了他们整个文化地位的沦落。

我们在神话传说的演变中，明显地看到了女性由“女神”向“女仆”萎缩的过程。女神原有的显赫地位与权势被后起的暴发户——男神所取代，女神要么被压缩变形，成为无足轻重的陪衬人物，要么干脆被故意“遗忘”。

女娲这位始祖女神、人的创造者、守护神，不知怎么在神话中却忽然变成了伏羲的妻子，她的人人皆知的功绩，也被硬安在她这位后来的“丈夫”身上。受孕是性行为的结果，这一事实的发现，却使父权文化把人类的自身繁衍导向了另一个谬误的极端。只把男人的生殖力看成是生育活动的主体，女性的作用无足轻重，她们只不过是提供了一个特殊的生命“容器”而已。因此，父权文化范围内的神话传说中，女神几乎都逃不掉为男神妻、为男神母



的高级婢女命运，除此之外她们无事可做。她们只有这样做了，才是好人，否则就被变成妖妇女怪。不信可看一看后来的情况，广为流传的织女的故事，白娘子的故事，七仙女的故事，田螺姑娘的故事，一批貌美善良的仙女们存在的全部价值，就是要给一个忠厚老实的男人做妻子。

西王母也从一个令人敬畏的“复仇女神”式的形象，变成了慈眉善目，唠唠叨叨，无所事事，赏花饮酒的老太婆。至于那位威力无比的女太阳神，早已被有意淡忘，由两个男性太阳神取而代之了。

西方的尊贵女神也有这种逐渐贬值的趋向，不少声威赫赫的女神，后来变成了声威赫赫的男神之母，除了为男神式英雄提供一个不凡的出身之外，她们就再也不为人重视了。

女神的倾覆，鲜明地表现了文化由母系性质向父权性质的过渡。

父权文明之后的神话传说，虽然不能不保留女神，但与男神比较起来，一是数量锐减，二是位置低下。在上层神界中，除了西王母处在有名无权的位置外，其余皆为男神主宰。下等仙女只不过在天界瑶池，凭借永不凋谢的美貌服侍主神，或看门守园，或摘桃送酒，或通书传信，或伴歌伴舞，说她们是神界的女仆，一点都不过分。而那些不守父权社会女德的“神女”就统统被贬入妖界、阴间，成了专门引诱残害男子的“狐狸精”、“蛇精”、“白骨夫人”了。

天界的女神和人间的女性，在父权文化重压下，都失